

当前中东局势的新特点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丁 工

[内容提要] 2015 年,中东地区延续波动不已、起伏不定的纷乱局面。叙利亚内战、伊朗核谈判、利比亚时局等旧有热点依然热度不减,伊拉克难以摆脱宗教极端势力重兵压境的危局,库尔德独立建国时隐时现更使区域局势高潮迭起,而一度沉寂的也门却再次经受战火“洗礼”,成为舆论关注热议的新焦点。一系列重大事件促使中东战略格局面临重新洗牌,而美退俄进和域内力量兴起又使地区秩序新旧交替更加复杂。中国外交面对中东地区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用新思路、新方法来看待和处理与地区国家的相互关系,进而实现中国与中东地区全方位、宽领域、多角度的共赢合作。

[关键词] 中东格局 伊斯兰国 沙特阿拉伯 巴沙尔·阿萨德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16)02-0148-09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6.02.021

2015 年,热点遍布的中东地区延续局势动荡的基调,叙利亚内战已跨入第五个年头,但国际社会依旧看不到叙利亚社会秩序转向和平安稳的希望,广大叙利亚人民继续生活在战火纷飞、烽烟四起的恶劣环境之中。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预独立”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准独立”似乎让人们隐约听到这个国家被“一分为三”的撕裂声音,百年来中东各国的既成版图和国界轮廓正濒临坍塌的深渊。^①而利比亚则形成宗教势力主导的“国民议会”和“救国政府”与世俗派系力推的“国民代表大会”和“临时中央政府”两套机构、两块牌子、两支军队分立并存、相互攻击的局面。梳理 2015

年地区事态的发展脉络,中东地区除继续展现波动不停、起伏不定的基本特征外,相比 2014 年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反映出未来中东政治格局演变即将进入到可能出现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口。

一、中东局势的新状况与新特征

(一) 叙利亚内战僵局难破,总体战况呈现拉锯之势

2015 年,叙利亚依旧处于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战乱环境之中,尽管总体战局继续维持政府军与反对派势均力敌的状况,但战场形势和各派

力量组成均发生了不少变化,整体战况上演一波三折的剧情。自进入2015年以来,政府军方面战场形势每况愈下,甚至一度呈现险象环生的景象。3月初,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会城市被极端组织攻克,成为内战爆发以来继拉卡之后巴沙尔统治集团丢掉的第二座省城。5月后,政府军的前方战事更加吃紧,在经过反复争夺、几度易手之后,千年古城巴尔米拉沦陷。由于该城位处叙利亚领土物理空间的腹心之地,既是通达四方周邻的联结处,又是联通内陆和沿海的主干道,故此,巴尔米拉之战的溃败导致“伊斯兰国”得以将之前分属伊叙两个战区掌管的领地连成一片,存在近百年的伊叙国界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

然而,正当各路反对派武装在全国各地进军的征程高歌猛进之时,俄罗斯于9月30日开始发起针对“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行动,并且攻击目标还涵盖了包括“支持阵线”在内其他多支叙反动派武装。俄军动作之快、实战效果之好不仅令欧美瞠目结舌,也使叙利亚整体战局出现戏剧性反转。^②在俄方空地一体的武装力量援助下,巴沙尔政府军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原来仅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的被动挨打局面,叙政府军还先后在部分战略重地发动了一连串的局部反攻战役,并重新夺回了一些失地,战场走向有利于巴沙尔一方的发展态势。当前,巴沙尔虽然开始由守转攻并渐趋占据上风,但部分军事要塞和关键据点被反复争夺、几度易手的胶着态势表明,叙利亚战局仍旧处于攻守轮转、强弱换位频繁变动的战役相持阶段。因此,交战双方短期内都难以在战场上取得根本性胜利,仍将长期维持战局多变、互有攻守的拉锯式格局。

(二)“伊斯兰国”叫嚣“全球圣战”,作战样式发生“变种”转型

2015年3月中旬,伊拉克国民军联合什叶派地方民兵、伊朗共和国卫队圣城旅在美国空军地毯式轰炸的帮助下,取得了收复萨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的辉煌战果,美国军方更是就此预估“最快到2015年4月就可以发动对‘伊斯兰国’大本营摩苏尔的攻势”。然而世事难料,正当人们还沉浸在叛军接连失利、战况不佳而稳定局面有所持续的乐观情绪与喜悦气氛之中时,4月底,“伊斯兰国”突然对伊拉克面积最大的行政区安

巴尔省发起猛攻,并一举攻占该省都会驻地拉马迪市,从而使“伊斯兰国”兵峰直指巴格达。“伊斯兰国”再度兵临京畿重地,不仅使伊拉克政府脸面无光,还将奥巴马本人置于极为难堪的境地,因为就在几周前,美方还在津津乐道地谈及所谓重创“伊斯兰国”的提克里特之战。随后,伊军紧急抽调精锐之师火速增援,并着手组织反攻试图重新夺回失陷的城池。但伊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仍旧未能重新拿下拉马迪,直到2015年末,伊拉克安全部队才成功收复该市。伊拉克中央军在第二次拉马迪之役中,尽管重挫“伊斯兰国”的扩张势头和嚣张气焰,却仍旧不能从战略全局上实现彻底翻盘。^③当前,“伊斯兰国”在各方重拳围攻、联合打击下虽然呈现战略收缩、全面防御态势,但综合来看极端组织并未出现人们所渴望看到的崩盘景象。随着叙利亚半壁江山陷落、伊拉克1/3领土沦丧,“伊斯兰国”已经成为兵精粮足、主政一方的割据势力。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还希图开辟域外战线,探索尝试战法风格的转型调整。^④当穆斯林斋月到来后,“伊斯兰国”发言人公然煽动散布全球各地的拥护者和圣战者在斋月期间向异教徒发起“全球圣战”,并在声明中宣称“为斋月圣战而猛烈进攻,在殉教升入天堂时能够得到加倍褒奖”^⑤。虽然“伊斯兰国”此举存在宣示口号、强化形象的注水成分,但随后“伊斯兰国”及其散布各地的“爪牙”“鹰犬”先后在也门、沙特、土耳其、法国以及中亚、南亚等多地犯下数十起“惊天大案”,特别是在土耳其安卡拉、法国巴黎、埃及西奈、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地发动的多起恐怖袭击,更是展现罕见的三洲同步联动、三地交相并发的特征。一连串恐袭事件的发生表明,“伊斯兰国”已经扣动“全球圣战”的扳机。在国际社会的共同打击下,“伊斯兰国”领地面积缩水14%,不得不在正面战场上采取屯兵固守、徐图缓进的策略,通过在“敌后”地区开展城市游击战来减缓眼下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被动态势。现在“伊斯兰国”积极开展“全球圣战”,尝试运用“基地组织”惯常采用的以个体或团伙为基本单位的,网络化、独狼化、小型化的战略转型,力图形成阵地攻坚战与“敌后袭扰战”两手并用、双向互动的战法模式。^⑥

(三) 也门危机骤然来袭,伊沙暗战瞬间升级

也门居于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据守着红海入口的亚丁湾和曼德海峡,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客观而言,也门除占据战略要地的区位优势外,没有太多其他禀赋资本。因此,长期以来也门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穷弱小国,很少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风暴眼”。但在2015年,也门却变身成为频繁见诸报端的“焦点”国家。2014年7月30日,也门新政府关于大幅提高成品油价格的决定引发国内普通民众的强烈抗议,导致大规模的街头游行和示威活动,长期盘踞西北部萨达省的胡塞武装借机发动攻击,并于9月22日攻占总统府、总司令部和部分要害机构驻地。2015年1月,胡塞武装与总统卫队发生冲突之后,软禁总统哈迪并试图逼迫其退位。随后哈迪在拥护自己势力的帮助下逃脱看管,抵达亚丁。3月25日,胡塞武装逼近南方海港城市亚丁,失势的哈迪总统被迫出逃沙特避难。3月26日,由沙特领头的逊尼派十国联军,对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发起代号为“决战风暴”的军事行动,这使得伊朗和沙特围绕区域霸权争斗的“冷战”转向“热战”的可能性大幅上升。

也门危机的出现是以该国潜存的原生态矛盾为起因的。2014年底,拥有什叶派背景、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攻入首都萨那,逊尼派出身、以海合会为靠山的也门时任总统哈迪仓皇出逃便已经埋下冲突激化的种子。但随着胡塞组织在向全国进军的征程中不断取得胜利,让刚刚经历最高领导层代际更迭的沙特王室大为惊恐。如果说海湾是沙特迎击伊朗的传统前庭,那么地处阿拉伯半岛边翼的也门则堪称沙特极力经营的“自家后院”。如今也门政局的变天不仅导致自己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且还有被纳入伊朗战略边界的危险。同时,沙特统治集团老国王离世,少壮派执掌政权后,开启了从“韬晦”转向“有为”的外交新方略,而也门作为伊斯兰两大主流教义所代表派系对决厮杀的疆场,无疑是沙特新一任当权者“内外立威”的上佳之地。^⑦基于上述考虑,沙特领导层随即决定以拯救和保护受什叶派叛乱分子剥削、压迫的逊尼派信仰者为由大举“出师”也门。开战之初,沙特统帅的海湾联军进展颇为不利,相比也门政府军和支持哈迪的地方民兵武装全无斗

志,战法灵活、进退自如、作战勇猛的胡塞武装令沙特束手无策。但进入7月后,战局出现反转,哈迪阵营渐渐占据有利位势,胡塞武装局部战况愈益吃紧,尤其是随着8月底沙特、卡塔尔等国派遣地面特种部队,直接进入也门进行军事干预后,胡塞武装不但丢掉港口城市亚丁,还准备从萨那向“发迹地”萨达省后撤。

然而,正当人们以为沙特大兵压境即将同胡塞武装拉开决战架势之时,也门战局又一次出现“剧情”反转。胡塞组织依托有利地形和防御工事凭险据守,成功击溃支持哈迪的联合阵线发起向北推进的数轮攻势,使沙特等国冀望速战速决在也门完胜伊朗的战略计划受挫,沙特、阿联酋的多名高级军官在前线交火中阵亡。尽管当前胡塞武装再度赢得战场主动,但也门战事间歇性攻防转换、阶段性强弱易势变动不断的基本面尚未被打破,最终鹿死谁手还不得而知。也门危机虽由本国内生的特殊环境催化,但以沙特为旗手的伊斯兰逊尼派阵线和以伊朗为共主的伊斯兰什叶派集团,为扩大地区影响力的博弈才是主导局势火爆的助燃因素和关键推手。因此,也门内部战乱升级为主要地区大国介入的地缘政治冲撞,特别是沙特与伊朗之间势力范围的“守”与“扩”,激化了一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矛盾,不利于伊斯兰世界恢复团结和培育整体凝聚力。经此事件冲击,也门原初政治生态已然发生突变,即使未来战火平息后也不会复归事发之前的“原点”^⑧,也门作为叙利亚之后伊朗和沙特的第二角力点被激活后,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燥热”状态。

二、中东格局的战略走向与趋势影响

中东政治格局的演进主要围绕阿拉伯人组成的阿拉伯世界、波斯人为主体的伊朗、突厥人构成的土耳其以及犹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四大战略力量的强弱消长展开,并依循主权国家行为体既相互制衡、又彼此借重的政治逻辑,形成埃及、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色列“地区五强”大致鼎足而立的均势格局。同时,区外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与干涉,不仅是决定中东局势走向、影响国际体系演变的重要因素,也是域内集团分化改组、互动博弈的牵动力量。因此,域内外诸强间实力对比盛衰起伏、合纵连横的组合异动,又成为影响、

推动甚至是决定阵营归属变更和地缘版图变迁的核心要素。

(一) 阿盟极化趋势坐实,沙特显露盟主气派

近年来,阿拉伯世界“带头大哥”埃及经济持续低迷,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和领导力渐趋衰微,特别是政局接连发生剧烈动荡更导致其政治地位“日薄西山”。埃及忙于内斗、无暇他顾造成的权力空窗期一定程度上给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富国提供了机会,这些石油富国凭借丰厚的金钱后盾,纵横捭阖于地区多边舞台,通过发力叙利亚内战、插足埃及剧变,逐步从外围边沿走向区域中心。但从本质上讲,无论是体型规模还是威信声望,上述诸国都不具备匹敌埃及的实力,仅有沙特是埃及阿拉伯领袖地位的有力争夺者。实事求是地说,今日之埃及已远非纳赛尔时代经济最发达、军事最强大的地区头号大国,甚至连阿拉伯霸主的头衔都大有被沙特取代的危险。而与此同时,作为传统海湾大国沙特依托海合会平台,借助地区变局的“东风”,崛起为引导阿盟走向的核心力量,阿盟有关利比亚、叙利亚的决议也更多反映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们”的主张和意志。2015年,埃及仍旧没能破解其内部争斗不断的时局困境,继续挣扎在全国和解、全力恢复秩序的灾后重建之路上,中东权力版图的地缘高地继续向海湾倾斜。^⑨未来埃及临时政府一方面要尽快举行大选完成身份“转正”,另一方面亟需大力发展经济拿出令人信服的政绩来为自己正名。

一直以来,沙特虽然是中东地区“体型块头”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但它很少在地区“前台抛头露面”,更多时候扮演“幕后”的角色。沙特近年来在地区舞台上极为活跃,先后参与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弹压巴林等国什叶派“造反”,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现政权,在美国、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和谈等重要议题上显露身手。特别是埃及穆尔西政权垮台,给沙特觊觎阿盟领袖地位提供了绝佳机会。2013年7月,当西方因穆尔西民选政府倒台要暂停对埃及的各项援助时,沙特立马承诺支援埃及,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明确表示“如果有些国家宣布或威胁停止对埃及的支援,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有足够的人力和强大的实力向埃及伸出援助之手。”^⑩与埃及“江湖”地位持续滑落相反,沙特凭借丰厚的财力,通

过援助叙利亚反对派、埃及后穆尔西政府120亿、黎巴嫩政府30亿,对阿盟及中东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大。2014年1月埃及政权更迭后,临时总统曼苏尔的首次出访便选择沙特,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埃及对沙特领导权的承认。2015年1月,沙特新生代领导人接过最高权力后,更坚定地打算告别过去“隐身幕后”的角色,开始加快从幕后走向台前的步伐,也门危机的爆发就成为沙特检验霸主成色的“试金石”。2015年3月26日,沙特振臂一挥,十余国积极响应,结成由沙特率领打击胡塞武装的国际纵队,初步向世界显露阿拉伯逊尼派的“盟主相”,标志着沙特已经实质上悄然跃居阿拉伯群落的头领位置。随着埃及对沙特能源、资金依存度的日渐提高,“阿拉伯双雄”的两极分化态势日益显现,阿盟权力格局的发展走势也由“双雄并立”向“沙主埃从”演变,预计未来沙特引领海合会主导阿盟议题设定和议程设置的强势状况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其所力图扮演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角色也渐为世人所认知和接受。

(二) 伊核僵局破题,前景依旧迷离

自鲁哈尼上台组阁以来,伊朗围绕外交、内政双向并举的战略方针,对内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提振经济、改善民生上,对外在处理核僵局、叙利亚战事等牵涉核心利益领域则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融合的策略,尝试实现收缩固守基础上的逆境突围。2015年6月10日,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闭门会晤(这也是双方交恶以来第一次面对面单独协商),7月16日,伊核各方会谈敲定最终协议,不仅标志着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即将步入出现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口,也预示着伊朗在核计划的军事用意与民事用途之间向国际社会划定一条清晰的界线已经为期不远。美、伊都有解决伊核问题,进而改善双边关系的需求和愿望。美国与西方的制裁给伊朗经济造成巨大困难,影响民生并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伊朗急于减轻西方制裁的压力,希望能够“松开被束缚的手脚”。奥巴马任内外交政绩亮点极少,也非常希望将成功解决伊核问题作为屈指可数的外交遗产。虽然“5+1+1”会谈的巨大成功使伊朗的战略境遇较之过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但也应该看到伊核对局前路绝非坦途,甚至依旧可谓荆棘密布、难题

丛生。

不难看出,目前就认为美伊关系完成破冰、伊核危机已经化解还为时尚早,因为在双方战略互信严重缺失的状况下,伊朗与六国达成的协议随时都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可能。事实上,美、伊两国朝野内部也都存在严重的分歧:一方面伊朗政府要尽量安抚国内强硬派系和保守势力,尽可能地避免在出现实质性结果前激怒这些势力,以免前功尽弃,并且还要极力争取改革派之外政治团体的鼎力相助;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需要做大量说服工作,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历史性协议能够在国会顺利通过。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怀柔”政策还受到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掣肘,沙特、以色列等周边国家明确表示密切注视伊朗核计划的动向。伊朗的死对头沙特警告称,核协议的达成将打开伊朗身上的“核枷锁”,从而促使该区其他国家也加入发展核武的行列。^①以色列毫不避讳地表达对伊朗核协议的不满,声称继续保持空袭伊核设施的年度预算不被削减的底线,并且暗示已做好抛开美国随时对伊朗单方面动武的准备。由此不难看出,虽然伊核问题的僵局已经破题,而未来前景如何却仍是待解的悬念。但不管怎样,核协议的达成无疑象征着积极变化苗头的显露和转好趋势的增强,故而还是能给人们紧绷的神经带来一丝轻松的感觉。

(三) 土耳其内忧外患加重,崛起势头局部受阻

“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凭借坚固的国力后盾积极实施“西稳东进、北固南下”的周边外交攻略,并依托中东时局的变动崛起为地区性支配力量。但自2015年以来,土耳其却接连遭遇“伊斯兰国”祸乱殃及己身、叙利亚内战连带效应突显、与库工党武装的战端再起和经济发展增速放缓、民众示威风暴接连来袭等众多难题的挑战,这些给其延续剧变前期的崛起态势和发展进度,平添了诸多无法预估的未知变数。^②土耳其近期遭遇诸多不顺、发展式微的原因在于疏于内政、失于外交。一方面,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力图通过所谓“和平进程”来解决国内的库尔德问题,但与老对头库尔德工人党谋求和解的努力在2015年宣告破产,双方再次走上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老路。仅7月至10月间就发生数十起库工党袭击警察

总部、军车遭遇路边炸弹、安全部队遇袭的案件,共造成包括无辜群众和普通士兵在内的200多人身亡。此外,各地民众频繁举行街头抗议游行,加之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的一波三折等,都突显出土耳其宗教和世俗两派势力斗争的尖锐复杂性,而两股力量在国家战略目标设定上的异向撕扯又进一步促使土耳其市民社会的分裂被催化扩大,如果该问题处理不善必将成为民族复兴之路的“绊脚石”和“拦路虎”。^③

另一方面,土耳其对外政策出现重大失误,不仅在介入叙利亚局势上进展颇为不顺,周边关系还濒临“四面楚歌”的困境。自叙利亚内乱发生后,土耳其政治家信息读取失策和形势解析错判,单向按照埃及、利比亚事例的过往逻辑进行线性推演,含糊地认为巴沙尔政权下台已成定局,故而倾尽筹码押宝投注于反对派身上,希望其短期内完成抢班夺权的任务,并深度关注和介入叙利亚事务,试图将更迭叙利亚政权作为彰显大国雄心的借力对象。^④然而,当下叙利亚事态的演变已完全超出土耳其的预期设想,巴沙尔不但没有交权离位,相反在俄罗斯的军援下,政府军还扭转被动挨打的颓势重新取得战场主动权,接连展开大举收复失地的军事攻势。而土耳其倾力扶植的叙利亚温和反对派则难堪大任,有成“鸡肋”之嫌。同时,土俄关系因战机击落事件降至冰点,土耳其和伊拉克则因土军“擅自入侵”处于紧张对峙的前沿,土耳其与伊朗、以色列等国关系也由于各种原因呈现“阴晴不定”的纷繁多变局面,周边对外关系的四面楚歌使土耳其似乎有种“孤家寡人”的感觉。现今,内政外交的双重挑战已严重折损土耳其前期培养的地域塑造力和对外认知度,虽尚未造成总体发展态势的逆向翻转,但无疑会对崛起进程产生一定的迟滞影响。

(四) 美以裂痕呈现加剧之势,以色列面临深度转型

2015年3月2日,应美国众议院议长博纳邀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专程访问美参、众两院,访问期间博纳还亲自陪同内氏,在国会山发表“批评、诋毁”现任民主党政府外交政策的演说。内塔尼亚胡作为一国总理,越过往访国行政部门而直接出访该国立法机关的“另类”外访,不仅让白宫方面和奥巴马本人大为不悦,也将美以两国

政府间“势同水火、形同决裂”的矛盾分歧和僵冷关系彻底暴露在公众和媒体视线之内。美以双边关系紧张的根本症结,在于西亚北非地缘政治条件的改组剧变,已经使美国的中东战略与以色列的区域定位不再那么一致。一方面,自哈马斯控制加沙后,以色列一直采取扶“法”(法塔赫)抑“哈”(哈马斯)的战术策略,通过将哈马斯圈禁在加沙沿岸的狭长地带,以经济重围和军事剿杀的方式让哈马斯在孤立无援中缓慢死亡。¹⁵2014年4月23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组建联合政府的共识,以色列拒绝与一个旨在消灭以色列“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政府进行官方会谈,巴以和谈由此重新深陷停滞僵持的局面,标志着在美国斡旋下启动的新一轮谈判彻底走向失败。另一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阿以对战一直都是中东地区矛盾的核心议题,而巴以冲突更是堪称阿以争锋的“缩影”。¹⁶近年伊朗核问题、中东民主化、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冒起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叠合,导致巴以争端逐渐淡出地区舞台的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真正忧心的不是拥有核武器的伊朗,而是失去了美国战略保护的安全庇护。近期由于叙利亚战乱连带效应的挥发扩散,导致中东地区出现极端主义盛行、恐怖主义肆虐。尽管以色列在此轮格局变动中的绝对收益无损,但长远盘算、全面考察可知其相对收益却难言乐观。这是因为,由阿拉伯民主风暴引发的中东地缘格局震荡极大地改变了以色列的外部安全环境和周边政治气候,南面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倒地易主、北部的叙利亚巴沙尔集团风雨飘摇。而这两个与以色列“战”或“和”紧密关联的国家,同时身处政治动荡的凶途险境,也将以色列置于一种比较敏感脆弱的尴尬境地。¹⁷事实上,作为镶嵌在中东—伊斯兰群落中的“异己”力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回流复辟才更让以色列忌惮。¹⁸同时,以色列担心随着伊朗在核问题上再被西方社会“松绑”,以方通过核威慑力量所拥有的非对称性优势将会不断被冲淡、稀释。因此,当前美以关系陷入低谷现象的背后深刻折射出,以色列透支积蓄的旧有成就和依循过时的游戏规则的处理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进行一次极赋远见深意

的战略转型和政策调整。

(五) 一家独霸难维系 群雄并起成主调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厚实的综合国力和强大的恢复能力,仍是规制中东秩序、牵引格局变动的核心力量,也是诸多政治群体和国家集团中地区影响效力唯一能够达到全域覆盖的大国实体,但2015年地区局势的演变却再次印证美国中东霸主地位滑落的事实。¹⁹埃及军方推翻民选穆兄会政府的政变,意味着美国积极倡导西式自由民主的阶段性失败,有关阿拉伯民主建构的论调明显沉寂了下来。美国在叙利亚内战中的表现也反映出统揽驾驭全局的主动权和规制力大幅衰减。虽然美国凭借超强的国力继续位居中东各派力量组合和区域集团之首,但其领先优势正在逐步缩小,控制和影响事态的意愿和实效更趋衰退减弱,若干地区盟友已在多个场合或不同环境下有意表露出与其迥异的声音。同时,域内地区力量的迸发涌动,也在消解着美国的霸权根基。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盟友之一的沙特,抛开美国组建的反恐联军另立门户,牵头34国发起成立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海合会主导的阿盟试图自食其力、独自解决也门危机,而一度因对待穆兄会问题而“闹掰”的土耳其、卡塔尔和沙特,也在无美国因素参与撮合的情况下,重新协调相互立场并自发结成推翻巴沙尔的“铁三角”;“伊斯兰国”破晓而出则更像是凝聚种族冲突、宗派对立、教俗纷争等多重矛盾相互作用产生化学反应后的集合体。尽管以上事例究竟是偶发个案,还是会成为引发多米诺效应的“第一张骨牌”仍为待解悬念,但无论如何,2015年地区局势的演进却再次印证美国中东霸权大打折扣的事实。

与此同时,另一个长期经营中东的传统豪强俄罗斯也在加快重返中东的步伐,不仅通过全力捍卫盟友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巩固了其在中东唯一可靠的立足支点,还使一度不温不火的埃俄关系步入持续火热状态。2014年俄海军“瓦良格”导弹巡洋舰到访亚历山大港,这是俄军舰20多年来首访埃及,标志着埃俄双方于再续前世特殊情缘方面迈进一步。²⁰当伊核谈判出现松动迹象后,俄罗斯立即解除对伊朗S-300防空系统的军售禁令,再度拉近两国利益联结的纽带。特别是2015年9月底,俄罗斯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战

局,不仅有助于阿萨德政府摆脱多向作战、分身乏术的窘境,而且还使美国长达400多天、多达7000余次对“伊斯兰国”的空袭效果被俄罗斯仅仅半个月的打击就被严重矮化。自2013年7月,俄罗斯在叙利亚“化武疑云”上提出“化武换和平”的方案,使叙化武危机由剑拔弩张到峰回路转后便归于沉寂,一度淡出中东舞台视野。但2015年俄罗斯以叙利亚危机为切入点,充分发挥自身在地区秩序中“反建构”的非对称能力,强势复出并重新迈上地区前台,标志着从蛰伏转向复苏的俄罗斯不再充当焦点议题的次要角色。^④伴随俄罗斯优美华丽的“转身”,美国曾经无可撼动的霸权地位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中东地缘时空坐标的圆点也将处于重构再造之中,昭示着中东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已然开启。

三、中国中东外交的应对之策

众所周知,中东作为一个连三洲(欧、亚、非)、控四海(黑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的地缘要冲,历来就是冲突易发、战事频发的热点区域,也一直都是欧亚大国与洲际列强激斗的舞台场所。遍观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经纬,梳理大国成长的过往轨迹,强权大国多以称霸中东来奠定蓝图基业和宣示权势气象,但同时中东又不断成为诸多霸主豪强折翼沙场的“墓地”。西方世界兴起后,中东沦为英、法施行殖民掠夺或委任统治的“自留地”和“后花园”,成为欧洲大国争锋角逐的竞技场和决斗台。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借欧陆诸强衰落之机,迅速挤占抢夺英、法等国的传统领地,积极圈划各自的统御地盘和势力范围。大力展开地区争霸的美国、苏联成为中东地缘棋局中的“操盘手”。冷战终结后,伴随苏联解体,“两超共霸”的地区秩序也“寿终正寝”,中东开始转向一方独霸的单极阶段。追溯历史可知,对中东地缘位势的追逐和区域权力的争夺,不仅引发大国实力的消长变迁,也直接导致霸权地位的盛衰交替。事实上,大英帝国的衰败、苏联的解体、美国的颓势,都同各自中东战略的成败得失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逻辑和因果关系。

一直以来,中国在中东地区都以实行“劝和促谈”为主旨精神、兼重实力与道义的公正平衡外交,不插足、不涉入、不操控任何党团派系间的

矛盾冲突,基本与四个主体战略力量都保持着平等、友好的交往关系,并根据每个国家不同特点以及与中国利害关系的亲疏程度,遵照普遍优惠和廓清差别的原则,有针对性、有侧重点地开展外交工作。例如,与埃及、叙利亚主要偏重政治领域对话交流,对伊朗、沙特等海湾产油国则以能源业务为中心,与以色列在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比较重视,而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北非国家之间的劳务工程贸易则构成双边经贸往来的基本内容。虽然中国在中东外交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但限于国力条件,中国以往对中东地区外交不算积极活跃。相比于美、欧、俄等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利益联结的既存大国或地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资源稀薄、人脉基础孱弱,在区域热点问题上多是扮演旁观者角色。例如,2002年以来由美国、联合国、欧盟、俄罗斯组成的“四方机制”成为调解巴以冲突的首选平台,但中国至今仍然不是“中东和平四方集团”的法定成员。^⑤

近年来,随着中国由规模体型大国向体系实权大国转变,中国的国家利益边疆已远远超出物理空间的国境界线。一方面,中国周边战略边界已经扩展到西亚并进一步向北非辐射延伸,中东地理区域不仅整体上日益临近中国“大周边”疆界,而且其地界内部分次区域甚至已经被收纳进中国周边外交的经略范畴之中,中东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重要性日渐上升;另一方面,能源因素决定中东毫无悬念地成为中国的利益攸关区,中国与中东的互动交往日趋紧密。当前,中东已逐渐成为中国石油资源的重要来源地,中国基建业亦在中东市场占据相当份额。自2012年开始,中国就已成为该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东也多年“霸占”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地首位的宝座,2013年位居前十位的中国原油进口国依次为: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伊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其中中东国家就多达七席。因此,无论是着眼地缘政治的考量,还是出于经济关系的需要,中东都已成为中国外交必须高度重视的重要地区。并且,这一地区的动乱如不加以控制必将祸及中国,影响中国能源资源供应、经济权益保障,乃至危及西部民族团结和国内社会稳定。故而中国不能作壁上观,应以各种手段加大在巴以冲突、叙利亚内乱、

伊朗核危机、“伊斯兰国”突起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斡旋力度和参与深度。²³但同时也要考虑到中东局势错综复杂、矛盾丛生的特点,防止出现因政策不当、介入不慎或措施不力导致中国战略资源损耗、外交信誉受损的情况。因此,中国应在继续恪守不卷入政治争端、不介入军事斗争的行为准则前提下,在全面认识中东地缘政治复杂性、多变性的基础上,加强对中东外交的战略投放和趋势研判,在争取和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和推动中东地区的繁荣稳定,以进一步彰显和展示负责任、重担当大国的信誉和形象。

第一 增强责任意识 摆脱超然思维。长期以来,中国始终与中东地区的各种争端和冲突保持着适度的距离,中国对中东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服从对美外交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总体超脱”习惯思维的具体体现。²⁴如在巴以问题上,中国一直积极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是最早承认巴勒斯坦主权身份的国家之一。但无论是在巴以战争期间,还是在巴以和谈阶段,中国都没有实质参与其中,更多是提供国际道义上的精神支援。由于中国在巴以等中东热点问题上的超然态度,以至有西方媒体指责中国总是采取风险系数低、安全指数高的“搭便车”政策来逃避职责和义务。中东是考察、检验中国崛起实效和展现大国担当姿态的一个“棱镜”,做好中东外交功课、实现地区外交破题便成为中国外交要务的突出事项之一。2013年中国新一届政府履职后,就展现出参与中东事务争端斡旋的积极意愿,继5月初邀请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先后访华,明确阐述中方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后,6月18日至19日又在北京承办“联合国支持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国际会议”,中国在中东事务上一系列的新动作、新举措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和广泛赞誉。²⁵目前,中国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中东事务的局外人,但已不再是核心议题的旁观者,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渴望中国作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在促成冲突和解方面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联合国、东盟、巴解等都已明确表达欢迎中国加入中东问题“四方机制”的立场愿望。因此,中国要以促进、实现地区和谐为终极目标,积极向地区国家分享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努力同地区国家建成合作共赢

的利益共同体和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真正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繁荣的柱石力量。

第二,以“带、路”倡议为抓手,推进与中东国家的深度合作。“一带一路”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部署的形象概括和高度精炼,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跨洲际、泛区域的经济合作倡议。在攸关中国未来发展大计的“一带一路”蓝图中,中东地区正是处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汇集的枢纽位置。中东作为“带、路”发展计划的关键环节,如果当地的动荡局势持续恶化,必然给“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平添重重阻力。因此,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平台,促进中东尽早实现该地区人民所描绘的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生活美好的愿景蓝图,既是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决定,又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相融对接的有益尝试。此外,从实际操作角度讲,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开展错位合作、发挥功能互补优势方面拥有巨大潜力,中国产能富余而需求不足,中东国家则因工业化基础薄弱需求旺盛却产能短缺、供给有限。中国以“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为抓手推进中东外交,能够为中国富余产业接续转移找到充足市场,还有助于培育和扶持当地重化工业发展,改变中东长久以来基础设施陈旧老化、生产工艺落后的面貌,也有益于进一步释放各自的潜能和优势,促进合作成果更多地造福和惠及双方人民。²⁶中国应与中东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同构建起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技术领域为突破口的“1+2+3”一揽子合作格局,进而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织、命运共存的关系状态。

注释:

①袁鹏《三个热域 一缕清风》,载于2015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

②Ibrahim al-Assil, Wayne White and Randa Slim, “Debating Russia’s Aims in Syria”, see from <http://www.mei.edu/content/at/debating-russias-aims-syria>.

③陆忠伟《拉马迪一站打击IS拐点?》,载于2015年12月30日《解放日报》。

④李伟《伊斯兰国正在开辟域外战线》,载于《世界知识》2015年第5期。

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⑤丁工《伊斯兰国的斋月攻势》,载于《社会观察》2015年第8期。

⑥李绍先、殷罡、袁征《中东处于激变的前夜——从伊拉克乱局谈起》,载于《世界知识》2014年第13期。

⑦刘中民《沙特在也门或将左右为难》,参见2015年4月7日《环球时报》。

⑧董漫远《也门乱局影响与走向》,载于《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5期。

⑨刘中民《中东变局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

⑩《沙特承诺经济援助埃及为军方撑腰》,参见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8-22/5192524.html>。

⑪钮松《伊核谈判牵动美国中东盟友神经》,载于2015年8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⑫咎涛《土耳其做地区大国之难》,载于2015年7月24日《环球时报》。

⑬朱传忠《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保守民主理念与政治改革探析》,载于《西亚非洲》2015年第4期。

⑭丁工《中东变局与土耳其崛起的前景》,载于《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

⑮Geoffrey Aronson, "Shifting Allegiances: The Israel-Gaza-Egypt Triangle", see from <http://www.mei.edu/content/shifting-allegiances-israel-gaza-egypt-triangle>。

⑯马丽蓉《巴以和解政策困境中的耶路撒冷问题》,载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

⑰Sinan Ciddi, "The Changing Channel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Gezi Protests in Turkey", in *The Huffington Post* June 11 2013, see from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sinan-ciddi/social-media-turkey-protests_b_3415716.html。

⑱于时语《以色列、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穆斯林民主》,载于2014年9月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⑲丁工《中东将进入战国时代》,载于2015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

⑳Nael Shama, "Cairo and Moscow: Limits of Alliance", see from <http://www.mei.edu/content/egypt-friend-moscow>。

㉑田文林《美俄在叙利亚由暗斗转向明争》,载于2015年10月12日《学习时报》。

㉒牛新春《中国中东战略的基本特性》,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2期。

㉓王缉思《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载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简报》2013年第83期。

㉔刘中民《在中东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载于《世界知识》2015年第11期。

㉕薛力《中国应加入中东问题四方机制》,载于2013年6月2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㉖高祖贵《大变局新变化与中国——中东关系新进展》,载于《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文慧]

本刊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量排名情况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联合书报资料中心发布了2015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量排名。本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在271种政治学期刊中,全文转载量位列第五名;在179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中,全文转载量位列第八名。